

永懷風儀寄追思

一憶孫立人上將

●鄭為元（總統府資政）

善於練兵長於將兵

民國四十年初，我自歐返國不久，即奉調任陸總編訓署少將署長，主管對國軍之整編、各兵科學校之恢復重建，與夫部隊教育訓練之改進，教材之充實等工作，當時之陸軍總司令，即為孫立人上將仲能先生。

仲公的一生，頗富傳奇性，他出身於美國維吉尼亞軍校，長於練兵作戰，在抗戰時期，與盟軍併肩作戰，戰功彪炳，這在他任遠征軍新三十八師師長和新一軍軍長時所創造的輝煌戰果，已為中外所熟知。考其所以能攻克戰勝，除卓越之指揮外，實得力於對部隊之訓練——尤其重視單兵和小部隊訓練，對每一士兵的基礎教育、戰技培養，無不十分注意。經常施行夜間教育，越野行軍，和實兵對抗演習，要求做到嫻熟操典上的每一動作。這一原則，在作戰整訓和主持陸軍訓練司令部時都是如此。直到就任陸軍總司令後，也依然親到各部隊視察督導。有時我隨同巡視，瞥見他看到一個哨兵，站立和持槍的姿勢不合，他就停車予以糾正。有人認為一個當總司令的似

乎不必太注意士兵小動作，而仲公則認為一支能征慣戰的部隊，是肇基於每一成員都受過嚴格精良的訓練。其次，是他對士兵和幹部生活的照顧關懷，經常以「要與士卒同甘苦」訓勉部屬，而本身亦能以身作則，對待部下，情如手足，因之頗得官兵愛戴。一般說來，他不但善於練兵，也是長於將兵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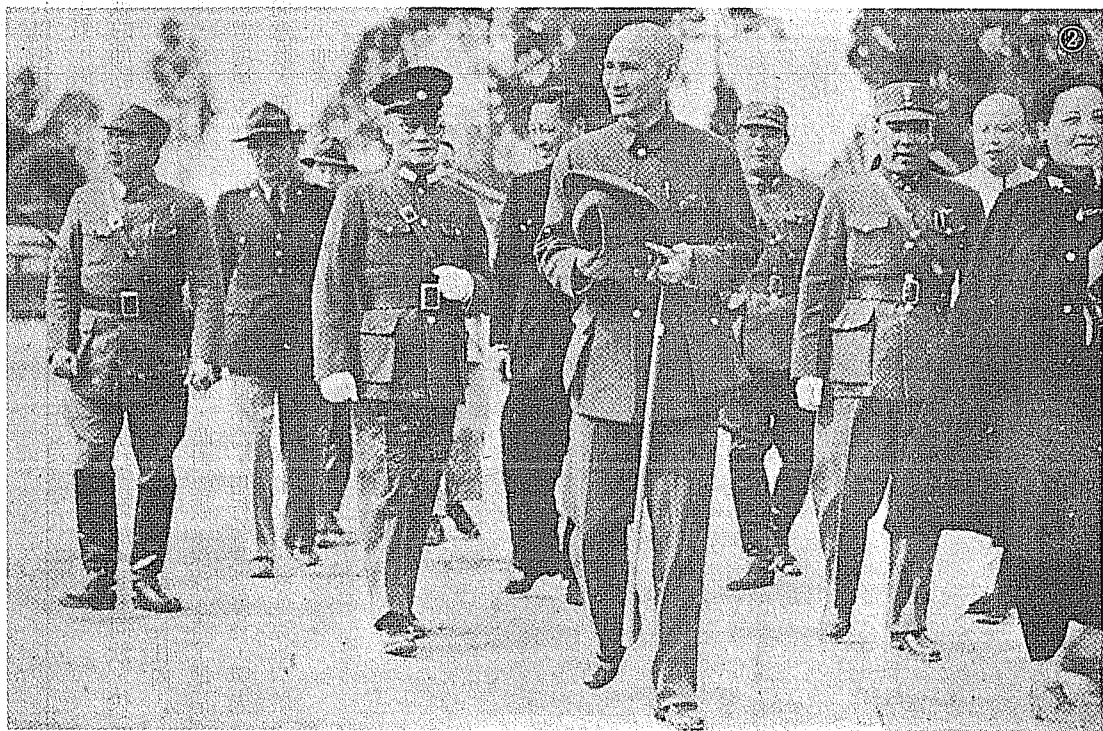
虛心接納合理建議

仲公天賦極高，自信亦強。由此不免被人誤為個性固執，獨行其是。實則並不盡然，猶憶其在陸總任內，為預籌反攻大陸作戰需要，曾向先總統蔣公建議；成立騎兵總隊，當蒙總統同意，在籌編之初，其成員來源，仲公屬意於其昔日在鳳山訓練之幼年兵，認為這批幼年兵，較為年輕純潔，如加專業訓練，當可成一勁旅。然而這批幼年兵，早已分發在各裝甲兵部隊服役，並編成裝步，成軍有時，已屬裝甲兵之建制單位，實不若以另選為宜。編訓署乃據此簽報，但未為總司令所接納，僚屬頗感為難！副署長羅將軍曾面報謂「不合理的方案不能報，我們署長副署長都是

走大路的，不願見孫立人三個字報上去碰回來」，仲公並不以為頂撞，毫無疾言厲色，指示等待你們署長回來再研究，待我訪問部隊回部後，獲知上情，經分析考量，認為如將是批幼年兵調回，不但使裝甲兵部隊已安置就緒之序列，發生變動，缺員則又需另行撥補，極易引起裝甲兵部隊之不滿；而受調之幼年兵，原已各安其位，如換一兵種，棄已有之專長，從頭另學，在心理上亦不無反感。且體型大小身材高低，難期一致，若不訂定標準，如年齡、學歷、身高體重等，就其他步兵師部隊中選擇體健資優適任騎兵條件者，以連或營為單位，每單位保送兩三人，由於當時國軍兵員眾多，每一連營保送數人，不致影響原部隊兵力，且可立即組成一素質優良健全之總隊，同時亦兼顧了裝甲兵部隊大量「撥」「補」之煩，保持未來騎兵總隊與裝甲兵部隊之友好氣氛，更無總部非用某些曾追隨總司令人員不可之誤會。我遂將此一意見，及利弊分析，再向總司令具申，當蒙採納，並表示妥適。由此可見仲公對事並不一定固執己見，只要確有良好意見，他就有接受的雅量，可惜的是在我們的傳統中，



①民77年孫立人與夫人張晶英在台中寓所合影。
②民33年孫立人（左三）陪同蔣中正主席在緬甸視察遠征軍。
。右蔣夫人。



地位愈高而進言之人愈少。缺少諍友，亦乏直言忠諫之士，使仲公未能在若干重要問題上，作最佳之抉擇，也許這是他所應引為遺憾的！

提高警覺時時備戰

我在編訓署工作二年，對國軍的編訓工作，已進行得粗具規模，民國四十二年秋，奉調陸軍第五軍第十四師師長，戍守金門。

在啟行履新前夕，謁見仲公，他曾以為學、

處世、治軍諸端，剴切指示，並謂軍以作戰為主，目前國家處境艱難，軍中士官兵以生活困苦，多思退伍，如何安撫軍心，提振士氣，嚴肅紀律，以及勤管嚴訓，使成一勇敢善戰的部隊，應為當務之急。

金門地處前線，環境雖較單純，裝備尚待充實，部隊中素質參差，仍須瞭解週遭環境，謹慎小心，提高警覺，時時備戰，言簡意賅，寓意深遠。於今時隔四十年，雖時事嬗變，而義理仍新

恬淡個性榮辱不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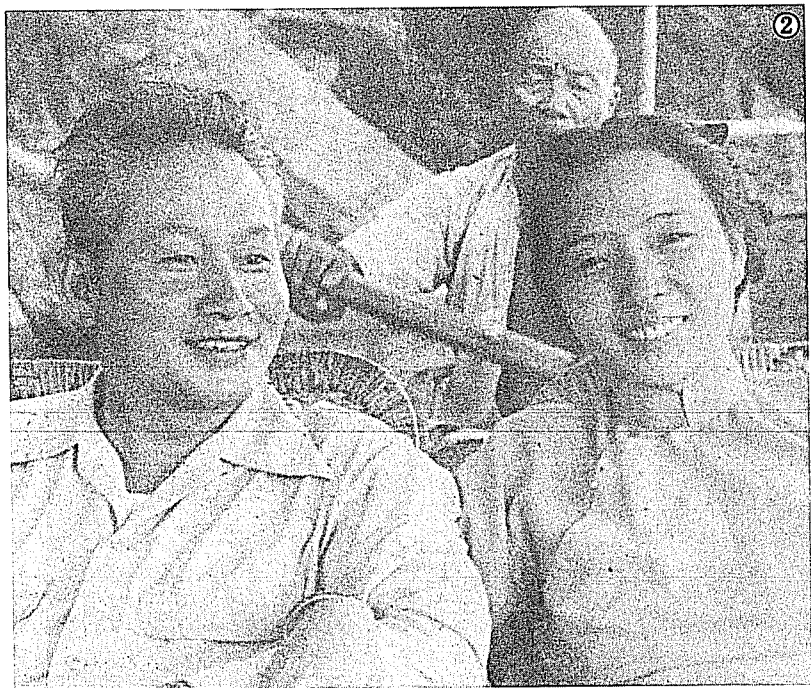
仲公的前半生，是功業彪炳，遐邇同欽，後期息影林泉，不預外事，我在國防部部長任內，曾多次至臺中造訪，晤對暢談，深深領略了他恬淡的個性，及寵辱不驚，用行舍藏之修養，與夫飲食有節，運動持恆之約制功夫，故能克享遐齡，殊非偶然也。



①

①孫立人陪同蔣宋美齡女士參觀軍訓班學員生活情形。

②孫立人與夫人張晶英女士在碧潭泛舟時留影。



②